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8683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8683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迟子建

页数：268

字数：22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内容概要

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——著名女作家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，引起强烈反响。

第一版五万册，上市不久就出现书源短缺的情况。

这是一本动物小说。

以一只大黄狗为第一人称，它通晓人性，与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直至最后它因拍电影而死去时，他仍深深怀念每一个它深爱的人。

评论家认为，此书用狗的眼睛观察世态人生，寓重大时代冲突于日常生活之中，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，却包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。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青瓦酒馆第二章 在丛林中第三章 旺河边的瘟疫第四章 伐木人的家第五章 葵花开呀春
水流第六章 大烟坡第七章 越过云层的晴朗后记 一条狗的涅槃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青瓦酒馆 1 不到下雪的时节，我却开始贪恋炉火了。

赵李红很不高兴，她一边往炉膛填柴火，一边朝我软塌塌的肚子踹了一脚，说：“废物！”

外面在下雨，秋天的雨太冷了。

我闻到灶房有香味，又有炉火的气息，就溜了进来。

赵李红一定是没睡好，她睡好了，是不和我发脾气的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若是主人数落了我，我会夹起尾巴溜走。

那时我很自尊，谁往我身上吐了口痰，谁故意踩了我的爪子，谁拉完屎后吆喝我去吃，都能让我气得竖起毛发，掉头而去。

如今我老了，腿脚发软，眼神发虚，听力不济了，别人如何呵斥我，也激不起我的愤怒了。

我就像落在河水中的一片叶子，水怎么托着我，我就怎么走。

它用波浪吹打我，我就摇摆身子，它让我平静地顺流而下，我就躺在水面一动不动。

赵李红是我的第六个主人了。

我想我不会有第七个主人了。

人们见了我脸上都现出嫌恶的表情，好像我败坏了所有人的胃口似的。

我年轻的时候身姿挺拔，毛发油光灿烂，身手敏捷，猫捉不住的狡猾老鼠，我却能把它们拿下。

我捉了老鼠后，喜欢把它们放在猫食盆前，我并不是炫耀自己的本事，只不过想让猫饱餐一顿，可猫并不领情，它气势汹汹地把死老鼠叼到猪食槽子里，对它不闻不碰。

猪也不吃老鼠，它嚎叫着抗议，主人便骂猫不仁义。

猫受到奚落后，对我更加怒目而视，我撒尿的时候，猫就扎煞着胡子怪叫，刺激得我尿得极不痛快，哩哩啦啦的。

在我的一生中，最不喜欢的就是猫。

它们甚至不如鹅对主人忠诚。

家里来了生人，鹅都会叫上一阵，可猫照旧蜷在热炕头上睡觉。

猫很馋，它们一旦在主人的餐桌旁发现了鱼，就媚态百出地讨好主人，直到把鱼引诱到自己的肚子里去。

我从不挑食，他们给我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肉骨头比霉烂了的窝头好吃。

可我不为了吃的东西而摇尾乞怜。

青瓦酒馆一到了有风的日子就“丁丁当当”地响。

赵李红在屋檐下吊了九串风铃。

那风铃的形态像蛇，风一吹弯它的腰，它就叫。

它一叫，青瓦酒馆就成了个活物，让我觉得这房子是个巨兽，张着嘴吼。

所以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到了有风的日子我就胆战心惊的，生怕青瓦酒馆吃了我。

赵李红骂完我，把一块风干了的牛肉撒给我。

那肉跟干柴棒一样难嚼。

但为了讨主人欢心，我还是把它草草吃掉。

我的牙齿松动了，嚼这么硬的牛肉对我来说跟对付石头一样艰难。

牛肉被我硬咽进肚子，我觉得喉咙疼。

灶房的门开着，它正对着长长的通道。

通道上铺着平滑的石头。

客人说这石头是彩色的，可在我的眼里，它却是黑白色的。

从我出生的时候起，我看到的世界就只有黑白两色。

人们到了春天会树绿了，天蓝了，说花开成红色、黄色或者粉色了，可我却看不到这些颜色。

我只知道春天时树又变得肥壮了，因为它长叶子了，知道大地又长出形形色色的植物了。

我的鼻子比眼睛好使，我能闻到芍药和百合的气味。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芍药花的气味最冲，百合花的香味就温和多了。

至于那些细碎的党参花，它是没什么香气的。

到了秋天，人们会说山成了五花山，霜把树叶染成了黄色和红色，来金顶镇看山的人就多了，可我在他们的“啧啧”称赞声中却看不到山的颜色有什么变化，它永远都是一座一座灰白的山。

太阳也是灰白的，不过那是一种明亮的灰白。

雨一来，太阳就不出来了；太阳一不出来，住在青瓦酒馆的客人就起来得晚了。

这酒馆是金顶镇最好的，说它好，是因为它的位置和形态与众不同。

它的西北面靠着山，东面是镇子的一片老房子，而南面是一片白桦林，在白桦林的尽头，才是金顶镇的新房子。

青瓦酒馆是一座木质酒馆，一共有三层，一层是灶房、餐厅、储藏室和我主人及伙计的住处，二三层是客房。

酒馆的屋檐雕着一些像蛇不像蛇、像鸟不像鸟的东西，人们说那是龙。

屋顶的瓦油光锃亮的，阳光一照，那屋顶就一闪一闪的。

在金顶镇，只有这座房子的瓦会发光。

青瓦酒馆有个长方形的大院子。

院子里有三个圆形石桌和十几个石凳。

石桌旁竖着木格架子，上面爬满了藤萝。

那些藤萝的叶子长得就像猫耳朵一样。

院子里还栽着一些小树和花草。

天气热的时候，一些客人喜欢坐在石桌旁喝茶聊天。

还有的人在此下棋。

我觉得人下棋是件很有趣的事，为了一个方方正正棋盘上的那些棋子，两个人会常常闹意见。

刚开始下棋时，他们是和颜悦色的。

一旦分出了输赢，有一方脸上的表情就难看了。

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在玩一堆圆木块，人跟木块生气是愚蠢的。

在青瓦酒馆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听到鸟叫声。

西北面的山上有鸟叫，白桦林里也有鸟叫。

它们的嗓子就仿佛是太阳给的，太阳一出，它们就“叽叽喳喳”地叫，叫得人睡不了懒觉。

酒馆的伙计赵李财最烦的就是鸟叫。

赵李财是赵李红的哥哥，可我从来没听她叫过“哥哥”。

她叫赵李财的时候总是“哎——”一声，至多不过像周围的人一样叫他一声“大财”。

大财在酒馆里干活，赵李红对他是亲兄弟明算账，从不多给他钱。

他要是干活出了差错，会像别的伙计一样挨罚。

大财对赵李红不满，我多次听到他背地里骂她“臭德行”。

酒馆有两个厨子，一个叫“红厨子”，一个叫“白厨子”，各管一摊儿。

红厨子姓红吗？

想必有姓红的就得有姓绿的和姓紫的。

姓蓝姓黄的我见过，我的第一个主人就姓黄。

我说到哪儿了？

对，是红厨子，他管的是菜墩上的活儿，“咣咣”地大块大块地卸肉，再把肉改刀成形形色色的小块。

他用刀轻快，那刀在肉上就像跳舞一样灵便。

他喜欢我，常拿肉给我吃。

有时是生肉，有时是熟肉。

红厨子不胖不瘦，个子不高，闲暇时爱抽烟。

有一次，他也给我点了一支，塞到我嘴里让我抽。

我不抽，他就说：“电视上的猴子会钻火圈，会往篮筐里投球，还会抽烟和剥香蕉皮。”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你怎么比猴子笨那么多呢？

”肥胖的白厨子在一旁撇着嘴插话说：“猴子当然比狗高级了，人是猿猴变的，所以猴子的智商低不了！”

狗除了吃屎，还能懂什么？

”白厨子管的是面案上的活儿，只因为他爱嘲笑我，我有好几次趁他不备时，给他制造麻烦。

我曾叼过石子吐在他刚刚做成等待上笼屉的花卷上，还往他拌的饺子馅里吐过涎水。

白厨子牢骚多，呼噜重，大财说他的呼噜能把青瓦酒馆的风铃给震响。

青瓦酒馆一年四季客人不断。

如今，这里住着一伙拍电影的人。

拍电影的人喜欢有太阳的日子。

一到了雨天，他们就不出工了。

金顶镇来了拍电影的人以后，青瓦酒馆比以往更热闹了，来看演员的人一批跟着一批。

在拍电影的人中，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人最牛气了，人们都叫他“导演”。

他住单间，而别的男人都住两人间或五人间。

有个女演员又年轻又漂亮，有天早晨他们洗脸时，我见导演拧女演员的脸蛋玩，女演员“咯咯”地笑

。导演说：“晚上到我房间来。”

”导演毕竟是外来的，他和女人调情拧的是脸蛋，而金顶镇的男人喜欢拧的是女人的屁股。

看来女人的脸蛋和屁股都能让男人起兴。

我呢；在调情上和导演的胃口一样，我喜欢的是母狗的脸蛋。

脸蛋挨着脸蛋蹭来蹭去的感觉可真美啊！

如今我老了，那些漂亮年轻的母狗见了我，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可我并不难过，因为我明白，用不了几年，它们也会老得没有再追逐它们的狗了。

2 我昏昏沉沉的老是想打盹。

生人来了，我无动于衷，谁爱来就来。

我想念我的老主人文医生。

文医生死在大烟坡了。

大烟坡在青瓦酒馆西北面的山里。

以前，太阳升到天中央的时候我往大烟坡走，到日头落山前肯定能到。

我去那里时总是和小哑巴一起，我们送的是两种人：要做变相术的人和跟文医生睡觉的女人。

小唱片陪文医生睡觉的次数多。

小唱片就是一只鸟，她一进了山林，就要唱一路。

唉，如今文医生没了，他种的那些跟纸球一样软的花朵不知道还能不能开？

想起文医生，我就想掉眼泪。

赵李红嫌我一天到晚老是没精打采的，她又踹了我一脚，说：“你不出去看门，就知道蜷在这里烤火，我真是不该收留你，你原来的威风都哪儿去了？”

！
”她这么数落我，我如果还赖在灶房的话，就太不知趣了。

我努力站了起来。

我的头很沉，腿打着颤，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。

我每走一步，都能听见自己的骨头“咔嚓咔嚓”的响，我老朽了。

也许这场雨过去后，我就会死了。

我一出灶房，陈兽医就来了。

陈兽医这一段穿着长袍，使我觉得他是从坟墓中钻出来的人，因为我见那些挺了尸的人才穿长袍。

陈兽医脸上到处是皱纹，可他腰板很直，能挺起长袍。

长袍裹着瘦瘦的他，使他看上去像是一支蜡烛。

我跟梅主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曾经咬过两次陈兽医，一次咬在他的小腿肚子上，一次咬在他的屁股上。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陈兽医为此一直憎恨我，他见了我总是“呸”一口。

<<越过云层的晴朗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